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三十一

起著雍困敦正月盡玄
默掩茂十二月凡五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

帝

慶元四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宋史不書今據金
史章宗紀書之

癸卯金諭有司凡館接伴并奉使者毋以語言相勝

務存大體 乙卯上欽宗朱皇后謚曰仁懷皇后后北

遷無凶問 丙寅以葉翦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辛未

詔兩省侍從臺諫各舉所知母薦宰執親黨 三月壬

寅金始權醋 丁巳金勅隨處盜賊毋以強為竊以多

為少以有為無嘯聚三十人以上奏聞違者杖百 甲

子權攢憲聖慈烈皇后于永思陵 乙丑金遣烏凌噶

天益來弔祭 夏四月丙戌祔仁懷皇后憲聖慈烈皇

后神主于太廟 丙申始御正殿 是月右諫議大夫

張釜請下詔禁偽學 遣湯碩使金報謝 五月己亥
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己酉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
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
之說張而大之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
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
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
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維謫筠州
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

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肯陰畜
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
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
變為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
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為姦
如徐誼者乎其肯百職事如秦觀輩其肯推尋宗派以
為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
佞汝愚以為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者乎其肯

陰受汝愚指教圖兼握兵柄如張致遠者乎如此之類
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
祐之黨如此而今偽黨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
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偽之徒不至假借疑似
以盜名欺世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有云竊附
元祐之衆賢實類紹聖之姦黨韓侂冑大喜即遷文虎
於要職 秋七月己未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
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時薛

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為郡故逢有是言京鎗
何澹深悅之薦為軍器監 辛酉同知樞密院事葉翥
罷 以姚愈為兵部尚書愈浮沈州縣忽忽不得志阿
附韓侂胄遂得驟遷尋以病免 八月丙子以謝深甫
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諂事韓
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
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
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後至閤人掩關大寤

會門闌未閉及之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
政之語 庚辰白氣亘天 是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
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
愿于宮中時年六歲 趙師曩附韓侂冑得知臨安府
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曩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
少果核侂冑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
衆慙沮侂冑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
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冑侂冑以遺

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師畢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冑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畢也侂冑大笑 九月

丁未頒慶元重修敕令式格 詔造新厯先是太史言

月食於晝而草澤言月食于夜詔秘書監楊子美測驗如草澤言有旨改作仍命正字馮履常參定 冬十月丁亥金定官民存留見錢之數設回易務更立行用鈔

法 十二月甲子朔金主獵于酸棗林大風寒罷獵凍死者五百餘人 丙戌蠲臨安府民身丁錢三年

五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冑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鞠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冑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

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
之侂冑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蓋京鎗
劉德秀主其議也侂冑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
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
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壬戌建玉堂 二月庚
午金主御宣華門觀迎佛 金西南路招討使布薩揆
沿徽築壘穿塹連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
恣田牧北邊遂寧辛未司空襄言揆治邊有功效召赴闕

拜參知政事 癸酉白氣亘天 乙酉諫議大夫張釜

劾劉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上五罪先是光
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
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于萬世
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此語聞于朝釜因
劾之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 夏四月癸亥金改提刑
司為按察使司 壬午金進封英王從憲為瀛王 五
月壬辰胡班統天曆先是詔造新曆至是成賜名統天

盖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歷四十變上距黃帝之歷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尤為疎謬金主以早下詔責躬求直言避殿減膳審理冤獄

戊戌賜禮部進士曾從龍以下四百十一人及第出身是榜得真德秀魏了翁已亥金應奉翰林文字陳載言四事其一言邊民苦于寇掠其二農民困于軍須其三審決冤滯一切從寬苟縱有罪其四行省官員例獲厚賞而沿邊司縣曾不霑及金主是之壬子命諸州

學置武士齋舍

六月丁丑金右補闕楊廷秀言自轉

對官外復令隨朝八品以上外路五品以上及出使外
路有可言者並許移檢院以聞則時政得失民間利病
可周知矣從之 丁亥金定宮中親戚非公事傳達語
言轉遞諸物及書簡出入者罪 是夏盜竊太廟金寶

秋七月甲寅禁高麗日本商旅博易銅錢 八月乙

亥白氣亘天 辛巳太上皇疾平帝率羣臣詣壽康宮
上壽成禮而還明日羣臣奉表稱賀 戊子立沿邊諸

州武舉取士法

九月庚寅朔加韓侂冑少師封

平原郡王 冬十月甲申金初置審官院 十二月庚

午建安仁宅惠濟倉庫于廣東諸州以給士大夫

之死而不能歸者 京鏜何澹等令言者上疏曰向

來僞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

閒置散使省愆咎蓋為天下後世計使已往者得以悔

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黨偏咸歸皇極也今此類

苟有洗濯自新者乞明詔大臣仰遵皇祖之訓姑與祠

祿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長惡弗悛者必重寘典憲投
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悉為皇極至正之歸
以成聖明極辨之治是時劉德秀胡紘皆去韓侂冑亦
厭前事故鏜等令言者以建極之說投之侂冑用其言
而學禁漸弛一時廢絀之士稍稍牽復議者亦以為幸
焉是月金右補闕楊庭秀請類集太祖太宗世宗三
朝聖訓以時觀覽從之金進封淑妃李氏為元妃妃
名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父湘母王盼兒皆微賤

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與諸宮女從宮教張建學故事以青紗障隔內外諸宮女居障內宮教自障外口說授之諸宮女中唯師兒易為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聲音清亮金主嘗問建諸宮女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金主以建言求之得師兒宦者梁道盛譽其才美勸金主納之金主好文辭師兒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受幸封昭容進為淑妃父湘以上三世皆追贈官爵兄喜兒舊

嘗為盜與弟特爾格皆擢顯近勢傾朝廷射利競進之徒
爭趨走其門南京李炳中山李著與通譜系超取美官
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上下知其姦蠹不敢擊之雖擊
之亦莫能去也自欽懷皇后殂中宮久虛位金主意屬
李氏而祖宗故事與圖克坦唐古富察納喇等諸貴家世
為婚姻李氏微甚恐為衆所格至是遂欲立之大臣固
執不從臺諫以為言金主不得已進封元妃而勢位熏
赫與皇后侔矣

六年春正月己亥皇子坦生 二月己巳雨土 己卯

率羣臣奉上太上皇玉牒聖政日厯會要于壽康宮

甲申封婕妤楊氏為貴妃 閏月庚寅以京鏐為左丞

相謝深甫為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 乙巳復留正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丁未雨土 金右補闕楊

庭秀言乞令尚書省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者編次日

厯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金主是其言仍令送著作

局潤色付之 三月甲子提舉南京鴻慶宮致仕朱熹

卒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
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
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
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
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
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
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
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及疾革以深衣及所著書

授黃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正坐整
衣冠就枕而卒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期會
送偽師之葬其相聚也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
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於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唯
李燔率一二同志往會視封窆不少怵辛棄疾亦為文
往哭焉熹少時慨然有志於道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
當世有道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南劍羅從彥熹
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
在方冊自經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
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
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
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
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
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
禮經傳通解並行于世其門人最知名者黃榦李燾張

治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 戊辰金親王宰執百

官再請上尊號不許 己卯安定郡王子恭卒 夏四

月丙戌朔金百官再請上尊號不許 己酉封宗子不

璽為嗣濮王 五月辛未以久旱詔中外陳朝廷過失

及時政利害 庚辰金地震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考異金史章宗紀不書

戊子太上皇后李氏崩于壽康宮年五

十六 壬辰遣吳玠使金告哀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

許及之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癸亥金定居祖父母喪

婚娶聽離法 丁卯以御史中丞陳自强僉書樞密院
事自强嘗為韓侂冑童子師及侂冑當國自强入都待
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為言之侂
冑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于堂延自强升
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跼蹐莫敢居上者侂冑徐
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
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
言踰月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提舉洞

霄宮黃洽卒 八月辛卯太上皇崩于壽康宮年五十

四

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綱
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妬悍閹寺交
搆驚憂至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焉

甲午遣李寅仲使金告哀 乙未日中有黑子 丁酉

左丞相京鏜卒鏜居政府唯奉行韓侂冑風旨又嘗薦
劉德秀排擊善類偽學之名鏜實發之及卒謚文穆其

子沆以家諱請改文忠言者以為楊億巨儒既謚曰文
議者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一字猶且不可況
謚以二字又欲極美乎望勅所司自今議謚務當其實
其或不然當推古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
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壬寅皇子坦卒追封
邵王謚冲溫 癸卯權攢懿懿皇后于修吉寺 九月
乙卯祔懿懿皇后神主于太廟 己未金修玉牒成定
皇族收養異姓男為子者徒三年姓同者減二等立嫡

違法者徒一年 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
侂冑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詎論世事無忌諱
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
指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
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
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
恃以為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
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

耶陳自強何人徒以韓侂冑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下
舊學之臣若彭龜年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
筠韓氏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
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
師旦者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侂冑之徒自
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
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
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為必大

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為首相必大
嘗擠而奪之位首倡偽徒私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
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閣自薦以覬召用林采言偽學之
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鐫必大一官降詔呂祖
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
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
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
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謏亦以為言

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必大上表謝曰臣疎庸一
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
玷于機衡不思勉效于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腑
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元僚亦屢分
於閫寄肆陛下曲憐末路爰俾遂于里居首將正於狐
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樵蘇公議大喧
論罰盡輸新繁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陛下崇
德尚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耄不加刑

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
報上省讐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而知
免初當路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實
於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詔復其秩祖泰自期
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為好語誘
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
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于人且與人議乎尹
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

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尹乃宗室善堅据案作色泣制
挺焉祖泰大呼曰公為天族同國休戚祖泰乃為何人
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慚趣使去祖泰道出潭州
錢文子為醴陵令私贖其行侂冑使人迹其所在祖泰
乃匿襄鄧間時又有太學生於齋生題名中削去何澹
以其排道學也澹大怒臨安尹希指捕治之太學生福
人教陶孫嘗為詩以弔趙汝愚而侂冑未得其名俾其
人併承之辭不伏乃移送大理劾其事掠治無完膚獄

竟不就猶坐不應削澹名嶺南編管 丙子遣丁常任

使金致遺留物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辛丑雨土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考異宋史不書今據金史章宗紀書之

詔

宗子與愿更名曦除福州觀察使令資善堂授書 乙

卯金以國史院編修官呂卿雲為左補闕兼應奉翰林

文字審官院以資淺駁奏金主諭曰明昌間卿雲嘗上

書言宮掖事辭甚切直皆他人不能言者卿輩蓋不知

也臣下言事不令外人知乃是謹密正當顯用卿等宜

悉之 己未皇后韓氏崩謚恭淑 癸亥皇子增生

丙寅東北地震 十二月癸未朔皇子增卒追封郢王

謚冲英 金詔改明年為泰和元年 乙酉日中有黑

子 辛卯雨土 權攢憲仁聖哲慈孝皇帝于永崇陵

廟號光宗 己亥金遣烏庫哩誼來弔祭 壬寅權攢

恭淑皇后于廣教寺 癸卯祔光宗神主于太廟 詔

改明年為嘉泰元年 遣虞儔使金報謝 乙巳日中

黑子滅 庚戌祔恭淑皇后神主于太廟

嘉泰元年春正月壬戌謝深甫等薦士三十有五人詔
籍名中書以待選擇 己巳金太府監孫復言方今在
仕者三萬七千餘員而門廕補叙居三之二諸司待闕
動至累年蓋以補廕猥多流品混淆本末相舛至於進
納之人既無勞績又非科第而亦廕及子孫無所分別
欲流之清非澄其源不可金主從之詔更定廕叙法

庚午以葛邲配饗光宗廟庭 丙子金遣完顏充來弔
祭 二月戊子詔諸州訪求明歷之士 壬辰遣俞烈

使金報謝 癸巳修光宗實錄 辛丑雨土 三月丙

寅雨雪雨電 戊辰雨電 頒慶元寬恤詔令役法撮

要 己巳復雨電 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民居

五萬三千餘家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命臨安府察姦

民縱火者治以軍法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

賜被火之家 夏四月辛卯詔以風俗侈靡災後官軍

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鋪翠焚之通衢禁民無或服

用 五月丁卯命有司行寬恤之政十有六條乙亥監

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請用文彥博故事以韓侂胄平章
軍國重事侂胄上疏歷叙家世榮寵言臣不能自奮濫
叨世賞陛下龍飛之日面奉憲聖皇后旨俾臣朝夕仰
禪初政臣深惟綿薄不足以副使令忽聞局務言有劉
子引文彥博故事肆為狂妄之言臣駭汗如雨斯人固
不足責而臣之出處豈容不明伏望特降睿旨許臣守
本官致仕以全愚分帝手批慰留允中坐免仍令臨安
府押出國門 丁丑雨雹 六月己亥金勅尚書省舉

行奢僭之禁 丙午太白經天 秋七月乙卯知樞密院
事何澹罷時吳挺子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
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厚賂宰輔規
圖帥蜀未及賂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
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遂與祠
澹急於榮進阿附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之一空士論
罪之 癸亥雨雹 甲子以陳自强參知政事張釜僉
書樞密院事 金主諭刑部官凡上書言及宰相者不

得申省 己巳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曦至興州因譖
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
矣 金初禁廟諱同音字 八月甲申僉書樞密院事
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松皆
附韓侂冑松諂之尤甚初侂冑嘗以小故出其愛姬松
時知錢塘縣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
奉之甚謹居亡何侂冑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敬待之
意侂冑大喜不二年擢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

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冑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
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冑憐之遂得佐樞直龍
圖閣致仕李祥卒祥直諒老成過過揚善以植公論因
罹黨籍後謚肅簡西遼主珠勒呼出獵奈曼屈出律
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尊珠勒呼為太上皇朝夕問
起居珠勒呼尋死遼祀始絕九月戊申朔金更定贍
學養士法生員給民佃官田人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
國子生人百八畝歲給以所入官為掌其數先是戶

部尚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漫
瀆悉為田疇潦則無地可儲旱則無水可戽不嚴禁之
後將益甚無復稔歲矣辛亥遣大理司直留佑賢宗正
寺主簿李澄往浙西行視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後凡
官民圍裏者悉開之 己未雨土 冬十月丙戌起居
郎王容請以韓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館從之 壬寅金
勅有司購遺書宜高其價以廣搜訪其藏書之家有珍
惜不願送官者官為謄寫畢復還之仍量給其直之半

甲辰編光宗御集 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 十二

月乙卯太白經天 庚寅復蠲臨安民身丁錢三年

辛卯雨土 辛巳金司空襄等率百官再請上尊號不

許仍斷來章 丁酉金司空襄等進新定律令勅條格

式五十二卷辛丑詔頒行之 乙巳金初定廉能官升

注格

二年春正月癸丑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初韓侂胄
為平江兵馬鈐轄時師旦以刀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辯

慧帝登極竄姓名于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丁卯陳自强等上高宗實錄 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疏曰臣聞習偽者名教之僇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偽盖人材風俗之所深患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偽習之熾則從之及偽習之衰則攻之彼自以為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其罪莫贖也臣嘗謂由慶元初迄今人之趨嚮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

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
繳駁臺諫不論列百執事從而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
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當世譁然指攻偽為釣取爵
祿之資乃投匭而上書陞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
一本於此臣愚亦竊料陛下之厭聞也欲望下臣此章
播告中外繼自今專事忠恪毋肆欺謾不唯可以昭聖
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偽習淆亂之患時禁學之禍
雖本於韓侂冑欲去異已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及

鍾死侂冑亦厭前事之紛紛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
且欲開邊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
言官遂有此疏 二月甲申弛偽學黨禁張孝伯知韓
侂冑已厭前事因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
禍籍田令陳景思侂冑之姻也亦謂侂冑當勿為已甚
侂冑然之於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
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
范仲黼黃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

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 丁亥修高宗

正史寶訓 戊子頒治縣十二事以風厲縣令 癸巳

禁私史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歷及九朝通

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

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

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

李丙丁未錄及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房考訂或有

裨于公議即乞存留從之 夏四月庚寅雨雹 五月

甲辰朔日有食之 金主如泰和宮壬戌諭有司曰金
井捺鉢不過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涼厦足矣若加修
治徒費人力其藩籬不急之處用圍幕可也甲子更泰
和宮曰慶寧長樂川曰雲龍 己巳賜禮部進士傳行
簡以下四百九十七人及第出身 金勅御史臺京師
拜廟及巡幸所過州縣止令洒掃不得以黃土覆道違
者糾之 六月己卯臨安火 壬午濬浙西運河 辛
卯禁都民以火說相驚者 庚子大雨雹 秋七月辛

亥封子覲為安定郡王 八月丙子以吏部尚書素說

友同知樞密院事 癸未建寶謨閣以藏光宗御集

己丑作壽慈宮請太皇太后還內 丙申金有司奏鳳

凰見于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 甲午謝深甫等上

慶元條法事類 丁酉金皇子特哩生羣臣上表稱賀

特哩元妃李氏所生也金主宴羣臣于神龍殿遣官報

謝太廟山陵太清宮北嶽長白山 九月丙寅嗣秀王

伯圭卒追封蒙王謚憲靖 庚午金封皇子特哩為葛

王冬十月乙亥加上太皇太后尊號是月追復朱
熹煥章閣待制致仕十一月甲辰金更定德運為土
臘用辰庚戌以陳自强知樞密院事前同知樞密院
事許及之參知政事十二月癸酉金以皇子特哩辟
日放僧道度牒三千設醮于玄真觀為特哩祈福甲
戌日中有黑子凡十二日乃消丁丑金主御慶和殿
浴皇子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五品以上進禮
物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

即位封婕妤恭淑皇后崩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
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
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后由是怨侂胄 加韓

侂胄太師侂胄以勢利黷士大夫薛叔似辛棄疾陳謙
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于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
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師旦周筠
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熏灼 庚

寅大閱 閏月丁未詔講官隨事開陳 乙卯封福州

觀察臘為衛國公 復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是冬皇子垕生未踰月卒追封華王謚冲穆 蒙古特

穆津姓却特氏其十世祖曰勃端察爾勃端察爾卒子

巴噶哩台哈必齊嗣生子曰瑪哈多丹瑪哈多丹之孫

曰海都衆立為君以兵攻伊囉勒而臣屬之形勢寢大

四旁部族歸之者漸衆海都卒子拜星呼爾嗣拜星呼

爾卒子敦巴該嗣敦巴該卒子噶布勒汗嗣噶布勒汗

卒子巴爾達木嗣巴爾達木卒子伊蘇克依嗣并吞諸

部落勢益盛大是為烈祖初伊蘇克依伐塔塔爾獲其
部長特穆津伊蘇克依妻諤楞適生男因以所獲特穆
津名之是為青吉斯皇帝蒙古本韃靼國漢匈奴北單于
地也其種有二曰白韃曰黑韃白韃與山後九州接壤
地狹而族少黑韃通漠北地廣而族多因蒙古山以為
號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黑韃亦名
其國曰大銀

自是為青吉斯至此據徐霆黑韃事畧鄒伸之使韃日錄修入

族人岱齊苦

特部號最强舊與伊蘇克依相善後生嫌隙絕不與通及

特穆津卒伊蘇克依幼岱齊古特率衆來攻特穆津太集諸部兵與戰破走之時岱齊古特諸部多苦其主非法見特穆津寬仁時賜人以裘馬心悅之往往慕義來降會塔塔爾部長瑪固沁實埒圖背金約金主遣丞相襄帥兵逐之北走特穆津聞之發近兵自鄂諾河迎擊殺瑪固沁實埒圖盡虜其輜重克埒圖部長王汗名托里受金封爵為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為王汗初王汗為其叔父珠爾所敗以百餘騎奔蒙古伊蘇克依親將兵逐珠爾走西

夏復奪部衆歸王汗王汗德之後復為奈曼所敗王汗
出而復歸中道糧絕困乏之甚特穆津以父交好遣人
往招王汗安置軍中振給之遂會于圖喇河上尊之
為父王汗因此部衆稍集已而特穆津與弟楚齊格爾伐
奈曼大敗之盡殺其諸將族衆積屍以為京觀奈曼之
勢遂弱時岱齊古特猶強特穆津會王汗與其部長杭愛
等大戰鄂諾河上敗走之斬獲無算是歲奈曼大會諸
部衆來侵特穆津與王汗倚阿爾蘭為壁大戰于吹丹

之野奈曼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既而反風
逆擊其陣奈曼軍不能戰欲引還雪滿溝澗特穆津勒
兵乘之奈曼大敗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三十二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柔兆攝提格十二月凡四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嘉泰三年春正月庚辰右丞相謝深甫罷初深甫力求
罷政帝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

請之乃許 甲午參知政事張巖罷 丙申以陳自强

兼知政事 戊戌視太學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

周官篇遂幸武學監學官進秩一級諸生推恩賜帛有

差以素說友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傅伯壽僉書樞密

事伯壽辭不拜 二月乙巳以端明殿學士費士寅僉

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考異金史不載

丙午

出封樁庫兩淮交子百萬命轉運司收民間鐵錢 乙

卯陳自强等上徽宗玉牒孝宗光宗實錄 辛酉詔宰

執臺諫子孫毋就試 五月戊寅以陳自強為右丞相

許及之知樞密院事時韓侂冑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其所用三省不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耶以塞責爾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大火自

强所貯一夕煨燼侂冑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
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嘗語人曰自强惟
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為恩王恩父蘇師旦為叔堂
吏史達祖為兄侂冑姦凶專國自强表裏之功為多

癸未命有司搜訪舊聞修三朝正史以書來上者賞之
辛卯金皇子葛王卒 丙申金作太極宮 六月癸

亥太白經天 秋七月辛未命殿前司造戰艦 頒慶

元條法事類 壬午白虹貫日 八月丙辰陳自强等

上皇帝會要 九月庚午參知政事袁說友罷 壬申

以宗子希稊為莊文太子嗣更名璫授右千牛衛將軍

己丑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子星宋星 冬十

月詔宥呂祖泰任便居住 癸卯以費士寅參知政事

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府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庚申

金尚書左丞完顏匡等進世宗實錄 壬戌金完顏阿

魯使還言韓侂冑市馬厲兵將謀北侵金主怒以為

生事咎之五十出為彰德府判官 十一月己丑安定

郡王子覲卒 十二月鄧友龍使金有賂驛使夜半求
見者具言金為韃靼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
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歸告韓侂冑且上倡兵之書北
伐之議遂起 蒙古特穆津為長子珠齊求婚于王汗
王汗之子圖薩哈亦求婚于特穆津俱不諧自是有違
言初特穆津與王汗合軍攻奈曼約明日戰別部有扎
木斃者言於王汗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鴻鴈耳白
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遇寒則南飛就煖喻特穆津

心不可保也王汗疑遂移部衆於別所及議婚不成扎
木哈克乘隙謂王汗子伊勒哈曰君能加兵蒙古我助君
伊勒哈大喜數遣使言於王汗王汗曰吾身之存實太
子是賴髭鬚已白遺骸冀得安寢汝乃喋喋不已善自
為之母貽吾憂太子謂特穆津也是歲王汗父子謀殺
特穆津遣使來曰向所議婚事今當相從請來飲布琿
察爾布琿察爾者華言許親酒特穆津以為然率十騎
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遂還王汗謀既不

成即舉兵來侵特穆津整兵出戰屢敗之射伊勒哈中
頰王汗引兵退特穆津還至班珠爾鼎河水方渾飲之
以誓衆時王汗盛強特穆津微弱勝敗未可知衆頗危
懼凡與飲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其曾同艱難也王汗
復至與之戰王汗大敗遂令軍士銜枚夜襲之盡降其
部衆王汗父子挺身遁去王汗歎曰兒誤我路逢奈曼
部將遂為所殺伊勒哈走至龜茲龜茲王以兵討殺之
特穆津既滅王汗大獵于特點格川宣布號令振凱而

歸

四年春正月壬申金中都陰霧木冰 乙亥濬天長縣

濠 丁丑金豫王永成卒 癸未日中有黑子 時金

為北鄙阻蹶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士卒塗炭府

倉空匱賦斂日繁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

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定議伐金聚財募卒出封樁庫

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

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

見言金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
侂冑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冑用師之意
益銳張孝曾如金賀正還至慶都卒金主遣防禦使
鈕祜魯致祭及賻仍命送伴使張雲護喪以歸二月

丁酉置莊文太子府小學教授庚戌金始祭三皇五

帝四王尋詔定前代帝王合致祭者尚書省奏三皇五
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之禮若夏少康殷太甲太戊武
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漢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

唐高祖文皇十有七君致祭為宜從之

少康金史章宗紀作太康蓋字

之誤

癸丑金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之

庚申夜有赤氣亘天 三月丁卯臨安大火迫太廟權

奉神主于景靈宮 金中都日昏無光大風毀宣陽門

鷓尾 庚午命臨安府賑焚室辛未修太廟甲戌下詔

罪已乙亥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四月甲午朔立韓

世忠廟于鎮江 甲辰知樞密院事許及之罷時兵端

已開韓侂冑欲令及之守建康及之辭不行遂罷 丙

申金定縣令以下考課法 乙巳以張孝伯參知政事

吏部尚書錢象祖賜出身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金定

衣服制 甲寅金以久旱下詔責躬避正殿減膳撤樂

免旱災州縣徭役及今年夏稅遣使審囚理冤獄 壬

戌金萬寧宮端門災 五月乙亥詔諸軍主帥各舉部

內將材三人不如所舉者坐之 癸未追封岳飛為鄂

王飛先已賜謚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之尋

追封劉光世為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六月丙申置

諸軍帳前雄効以軍官子孫補之 壬子詔諸路監司

覈實諸州椿積錢米沿江四川軍帥簡練軍實 丁巳

增廬州強勇軍為千人 秋八月己亥陳自强等上皇

帝玉牒 丁巳金弛圍場遠地禁縱民耕捕樵採減教

坊長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長行三十人文繡署女工五

十人出宮女百六十人 戊午參知政事張孝伯罷

韓侂胄卻生日賀儀仰進奏官備行關報大臣却四方

之饋自奏卹行下諸路前此未有也時士大夫或獻紅

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盡密量其度而為之又獻紅牙果卓真珠塔幡光耀奪目其後侂冑生日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于天慶觀廡下都人競往觀焉 金大理丞姬端修司直溫屯安達論奏知大興府事赫舍哩執中坐所言不當各削一官罷職執中本名呼沙呼阿蘓裔孫也 九月乙丑得四圭有邸玉一詔藏于太常 冬十月丙申金詔親軍三十五以下令習孝經論語 庚子以資政殿大學士淮東安

撫使張巖參知政事

以前迪功郎黃榦監嘉興府石

門酒庫時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
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先
是獵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知韓侂
冑將開邊則荆襄必受兵乃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
保疆場刺子弟以補軍伍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
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
良家子弟以衛府庫輸湖南米五十萬石於襄陽又以

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荊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賞犒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至是赴鎮計金攻襄陽則荊州尤為重鎮乃修高氏三海築金鑿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築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過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高氏三海者高保融據荊南時分

江流豬為大澤以遏北方戎馬者也太祖并天下慮竊據者為後世患乃決而去之獵復修治以為荊州之險十一月己未朔詔兩淮荆襄諸州值荒歉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以聞庚午封伯栩為安定郡王壬申白氣亘天癸酉金木冰凡三日十二月癸巳以宰相陳自强請遵孝宗典故初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强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掎克民財州郡騷動己亥詔改明年為開禧元年壬寅禁州

縣挾私籍沒民產 甲辰再蠲臨安民身丁錢三年

少傳致仕周必大卒謚文忠 金宰執百官再請上尊

號不許 奈曼部長迪延汗心忌蒙古特穆津遣使謀

於達勒達部主阿爾哈斯曰吾聞東方有稱帝者天無

二日民豈有二王耶君能益吾右翼吾將奪其弧矢也

阿爾哈斯即以是謀報特穆津尋舉部來歸是歲特穆

津大會于特默格川議伐奈曼衆以方春馬瘦宜俟秋

高為言特穆津弟額徹根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何可

以馬瘦為辭必里克台曰奈曼欲奪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輩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而攻之功當可成也特穆津悅曰以此衆戰何憂不勝遂進兵迪延汗以諸部兵至營于沆海山扎木哈克見蒙古軍容整肅謂左右曰奈曼初舉兵視蒙古軍若黠癪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特穆津與奈曼軍大戰至晡禽殺迪延汗諸部軍一時皆潰夜走絕險隊壑死者不可勝計明

日餘衆悉降于是都爾本塔塔爾哈陶津薩勒濟固四部亦來降已而復伐默爾齊部部長托克托奔迪延汗之兄布爾罕其屬岱爾烏蘓獻女迎降俄復叛去特穆津遣軍往平之

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初置澈浦水軍 丁丑金調山東河北軍夫改治漕渠 壬午雨霾 二月癸卯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之法 三月庚申太白晝見 庚午金親王百官請上尊號不許 辛巳以淮西安撫司所

招軍為強勇軍 金唐州得宋謀者言韓侂冑屯兵鄂
岳將謀北侵 癸未參知政事費士寅罷韓侂冑欲以
士寅鎮興元為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夏四月戊
子朔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吏部尚書劉德秀僉書樞密
院事 金邊臣奏宋兵入秦州界又入鞏州定遠鎮癸
巳金主命樞密院移宋依誓約撤新兵毋縱入境 辛
丑日中有黑子 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
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

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己巳賜禮部進士

毛自知以下四百三十三人及第出身自知對策言當

乘機以定中原韓侂胄大悅遂擢為第一 乙亥詔以

衛國公曦為皇子進封榮王 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

忠義人朱裕給弓手李全焚金漣水縣全濰州人銳頭

蓬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

金主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

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

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
命平章政事布薩揆為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以備宋
且以邊民侵掠及增戍來責渝盟 六月辛卯詔內外
諸軍密為行軍之計 庚子進程松資政殿學士為四
川制置使 辛丑淮東安撫使鄭挺坐擅納北人牛真
及劫漣水軍事敗奪二官罷 壬寅天鳴有聲 乙巳
熒惑犯太微右執法 秋七月庚申以陳自強及侍御
史鄧友龍等請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

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冑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冑自置機速房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命興元都統司

增招戰兵 丙寅以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閭事

韓侂冑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戊辰贈趙汝愚少

保 己卯韓侂冑等上高宗御集 癸未以韓侂冑兼

國用使 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 辛

卯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布薩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糒窮蹙飢疾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時羣臣皆勸先舉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臨洮德順秦鞏新置弓箭手

權禮部侍郎李璧使金賀生辰行次揚州會朱裕襲
破漣水金人憤甚璧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璧至燕
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璧燾子也 閏月
戊寅韓侂冑等上欽宗玉牒 九月丁亥僉書樞密院
事劉德秀罷 戊子金中都西北方黑雲間有赤氣如
火色次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有白氣貫其中至中
夜赤氣滿天四更乃散 戊戌攻金比陽寺莊殺副巡
檢阿勒津肆嘉努 甲辰焚金黃澗虜巡檢高顯 韓

侂冑欲審敵虛實丁未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 以丘
密為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初韓侂冑以北伐之議示
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
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
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僥倖萬一宜亟斥絕
不然必誤國矣侂冑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
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
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侂冑不悅 冬

十月丙寅升嘉定府為嘉慶軍節度 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楊州 是日兵入金內鄉攻洛南之商縣至丹河為金商州司獄壽祖所敗 丁酉金詔山東陝西帥臣訓練士卒以備非常仍以銀十五萬兩分給邊帥募民偵伺復遣武衛軍副都指揮完顏太平殿前右衛副將軍富察阿里赴邊伺其入伏兵掩之 召辛棄疾知紹興府兼兩浙安撫使又進寶文閣待制皆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 王阮有文

武幹畧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
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人不敢
南侵至是改知撫州阮曾祖韶即神宗朝開熙河禽木
征者也阮自稱將種辭韓奮發四坐莫能屈韓侂冑宿
聞其名特召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
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
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陞
對畢拂衣出關侂冑大怒批旨與祠歸隱廬山不復出

十二月戊寅金遣趙之傑來賀明年正旦入見禮甚
倨韓侂冑請帝還內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著作郎朱
質上書請斬金使不報是歲蒙古特穆津伐夏拔拉
吉哩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駝而還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蠲兩浙路身丁紬綿丁亥賀金
正旦使陳景俊辭還金主使諭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
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
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

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强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癸巳以金使悖慢館伴使副以下奪官有差丙申吳曦遣兵圍舒穆隆堡為金將富森長安所敗辛丑更名國用司曰國用參計所己酉雷雨雹庚戌西和州守將約金陝西統軍判官完顏卦喇罕州兵馬鈐轄完顏齊勤會境上伏兵襲之殺金木波長趙彥雄等七人卦喇馬陷于淖中流矢齊勤僅以身免辛亥

詔坑戶毀錢為銅者不赦仍籍其家著為令 時以舉人姦弊滋多命諸道漕司州府軍監凡發解舉人合格試卷姓名類申禮部舉人於考官自總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昏姻之家皆迴避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為考官亦不避 夏鎮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純佑尋卒于廢所年三十偽謚昭簡皇帝廟號桓宗墓曰莊陵安全崇宗之孫越王仁友之子也

二月癸丑壽慈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三月癸巳

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宣撫副使松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其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太安軍安丙陳十可憂于松既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為松言曦必誤國蓋丙嘗為其父客素知曦松亦不省 乙巳參知政事錢象

祖罷韓侂冑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姙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己酉知處州徐邦憲入見請立太子因以肆赦弭兵侍御史徐枬劾罷之 夏四月丙辰圍壽春金亳州同知防禦使賢聖努將步騎六百救之乃退 甲子以京湖宣諭使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御史中丞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 攻天水界至東柯谷為金將劉鐸所敗 下納粟補官之令 戊辰以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己巳調三衙兵增

成淮東 權禮部侍郎李璧奏言秦檜首倡和議使父
兄百世之讐言不復開於臣子之口宜亟貶檜以示天下
庚午削檜王爵改謚繆醜議者謂璧不論檜之無君而
但指其主和頗似迎合韓侂冑用兵之意 乙亥以郭
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鄂州都統趙淳兼京西北路
招撫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金閏斌分兵規
取唐鄧復命布薩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
諸道籍兵分守要害 丁丑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叛曦

既得志與其從弟覲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謀反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郭倪遣武義大夫充人畢再遇與鎮江都統陳孝慶取泗州剋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于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從北

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
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鮑城而下
乞降於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
再遇再遇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
刺史繼此何以賞之固辭不受江州統制許進復新
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五月辛卯朔陳孝
慶復虹縣吳興郡王柄卒追封沂王謚靖惠癸未
禁邊郡官吏擅離職守丙戌江州都統王大節引兵

攻蔡州不克軍大潰 丁亥韓侂冑聞已得泗州及新

息褒信頴上虹縣遂請帝下詔伐金直學士院李壁所
草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
弱而就强者興侂冑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
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乃改命壁壁與父燾第真
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 馬軍司統制田俊邁
入蘄縣金布薩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
不守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納蘭巴勒穆

延薩克達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率衆往襲為金人所敗 甲午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不能逼會淫雨潦溢我軍露處勞倦巴哩遣騎二百出我軍後突擊之我軍亂薩克達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俊邁等夜遁金人追擊復大敗郭倬執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時郭倪遣畢再遇取徐州行至虹遇郭倬李汝翼兵裹創而還問之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

俊邁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陳孝慶駐
兵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
常豈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
壁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
遇曰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
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
衝敵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
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

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脅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馬知兵易進而難退耶還泗州以功除左驍衛將軍 甲辰京西北路招撫副使皇甫斌引兵攻唐州為金刺史烏古遜鄂屯等所敗 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 甲午詔以宗室均為

沂王柄嗣賜名貴和均父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建康

都統李奭以兵圍壽州金刺史圖克坦義拒守踰月不能
下六月壬子河南統軍判官竒楚及瑪格等來援義出
兵應之奭大敗 甲寅韓侂冑以師出無功罷兩淮宣
撫使鄧友龍而以丘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
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冑遣人來議招收
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
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為兩

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
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莫若棄之還
軍盱眙從之于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
敗尋斬郭倬于鎮江 是月金詔彰德府宋韓侂胄祖
琦墳毋得損壞仍禁樵採詔有司宋宗族所居各具以
聞長官常加提控 秋七月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
師旦所誤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璧微摘其
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

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冑然之辛已罷師旦官籍其家
旬日除名韶州安置初彭龜年間師旦建節曰此韓氏
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既而聞將用兵曰禍其在此乎
竟如其言 召倪思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韓侂冑
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均望宣宜專以潔已
為賢哉思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
對先謁侂冑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
乎遽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

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胆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奭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敗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座恩主甚于稱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

也侂冑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侂冑曰公明有餘而聽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聽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冑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與祠 癸卯以張巖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李璧參知政事 魏國公留正卒謚忠宣 寶謨閣直學士楊萬里卒孝宗始愛萬里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冑用事欲網羅

四方知名士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
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山陰陸游萬里卧
家十五年聞侂胄用兵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
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
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游為人頽放不拘
小節人或以此病之遂自號曰放翁范成大帥蜀辟為
參議官游不肯屈節與為賓主交以作南園記為清議
所譏朱熹嘗謂游之才太高而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

牽挽不得全其晚節人以為先見 夏鎮夷郡王安全

使桓宗母羅氏上表于金言純佑不能嗣守與大臣定
議立安全為王遣使奏告金主賜羅氏詔詢其意夏人
復以羅氏表來乃冊安全為夏國王 八月辛未詔諸
州無證有佐之獄毋奏裁 程松遣將襲取方山原為

金元帥右都監富察貞所敗 九月辛巳金富察貞取

和尚原臨洮蕃部遵寧獻芻粟戰馬以助金軍 冬十

月辛酉以將士暴露罷瑞慶節宴 金主召布薩揆赴

闕密授以成美俾還軍分兵為九道南下揆以行省兵
三萬出潁壽元帥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河南
路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左監軍赫舍
哩呼沙呼以山東兵二萬出清河口右監軍完顏充以
關中兵一萬出陳倉右都監富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
成紀蜀漢路安撫使完顏綱以漢蕃步騎一萬出臨潭
臨洮路兵馬都總管舒穆魯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
川隴州防禦使完顏璘以兵五千出來遠丙子呼沙呼自清河

口渡淮遂圍楚州宣撫司檄知盱眙軍畢再遇援之而
以段政張貴代守盱眙金人知再遇既去即攻盱眙政
等驚潰金人遂入盱眙再遇聞之還軍復定盱眙乃行
時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人守淮陰糧草又載糧
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
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問道趣淮陰夜二鼓銜枚至
敵營各攜火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竄
擒烏庫哩帥勒富察元努等二十三人十一月辛巳

金完顏匡破棗陽軍 甲申以丘密僉書樞密院事督
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
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
亡乃增兵防守 金完顏匡犯光化軍及神馬坡江陵
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 乙酉招撫使趙淳焚樊
城 金布薩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
涉即遣鄂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
佐以為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完顏賽布等

潛渡八疊駐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
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丘縣遂攻
合肥 戊子金人犯廬州田琳拒却之 是日金富察
貞攻湫池堡破天水肆掠關外四州吳曦置不問 丁
酉金人犯舊岷州守將王喜遁去 丙申金赫舍哩子
仁破滁州 乙巳金富察貞破西和州 金人破信陽
軍及隨州又圍襄陽府金主遣使諭布薩揆曰前得卿
奏先鋒已奪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以萬計

近又西帥奏捷棗陽光化既為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
散又聞隨州監城歸順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師
尅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
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為上昔嘗畫三事付卿以今事勢
計之徑渡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既為我有際江為界理
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
俘掠一如所諭亦可罷兵卿宜廣為渡江之勢使彼有
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僅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

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來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繫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機會難遇卿其勉之 十月二月丁未朔揆進軍攻和州中軍副統穆延薩克達中流矢死薩克達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槁長二丈軍中號為長槁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克安豐戰霍丘花靨功居

多及死將士皆惋惜之時宋軍萬五千騎屯六合揆偵知之即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瓦梁河以扼真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沿江上下畢張旗幟江表大

震考異宋史寧宗紀十一月戊戌金人圍和州守將周虎拒之按金史章宗紀是月布薩揆克含山而無圍和州事至十二月丁未朔戊申金完顏匡圍德安府揆始自將攻和州今從之

別以兵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荆山等縣壬

子金富察貞破成州金人去和州甲寅攻六合縣郭

倪遣前軍統制郭俱救之遇于胥浦橋大敗之倪棄楊

州走責南康軍安置 吳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按兵
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
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
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
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
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
經畧之 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
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

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富察貞破和尚原犯
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
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屯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
顧慮 戊午熒惑守太微 己未金赫舍哩子仁破真
州時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布薩揆遣子仁往攻之分軍
涉淺潛出其後宋軍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驍
將劉佺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並為所禽真州遂陷士
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

濟又廩食之 鎮江副都統制畢再遇在楚州與金人

相持濠滁相繼

失守謂諸將曰楚州城堅兵多而敵糧

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敵必并力攻之乃

引兵赴六合金人屯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

偃旗鼓伏兵南門列弩手於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

遂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盡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

金將完顏布拉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

城數重欲燒填木決濠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赫

舍哩子仁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
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
如蝟獲矢二十餘萬旋又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
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閒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
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追至滁大雨雪乃還時金圍楚
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
敵解圍去再遇乃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
亦殺重為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

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擎軍中甚以為便金人常以水櫃
取勝再遇夜縛橐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
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非兵甚沮乃
出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
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復前搏戰佯敗走金
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
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
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縛羊置前足於

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詔以為鎮江都統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公事時吳曦已布腹心於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金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鷲關之戍金人由版閘谷遠出大散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飭投匭上書言曦必叛韓侂胄不省完顏綱遣張仔會曦于置

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
仍獻階州綱乃以金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
蜀王曦密受之李好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
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
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騫
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
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
于金

考異宋史寧宗紀云六月金封吳曦為
蜀王誤也今從吳曦傳及金史章宗紀

呂中曰恢復大計也當以人才為先今則總戎三邊者誰歟吳曦特膏粱之子弟郭倪郭倬李奕李汝翼皇甫斌又皆猥瑣之庸才平居暇日不過剋剝士卒芻苴饋賂圖為進身之梯媒甚者外交仇虜以俟中國之動靜朝廷顧以推轂制閫之事悉委之師纔出境而前者敗後者潰大者殲小者奔而統蜀漢之逆曦又以叛聞用兵以來敵之損未一二而吾國之喪敗已不可勝計矣

金布薩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靖者自謂琦五世孫揆遣之渡淮丘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叩其實元靖既回密得金行省文字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陳璧充小使持書與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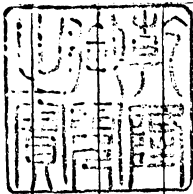
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且言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冑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遣使相繼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居欲休養士馬乃許之戊辰揆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留一軍守之庚午薛叔似陳謙罷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罷以京湖北路安撫使吳獵為湖北京西宣撫使復兩浙圍田募兩淮

流民耕種

金完顏哈卓攻鳳州程松求援于吳曦曦

紹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自稱蜀王
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
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乙亥松亟
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乞贖禮
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劒亟逃
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魚程出峽西向掩淚
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寶謨閣待制致仕彭龜年卒

至是欲復雙言會金降俘具言其主暴虐乃定議伐金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二

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
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
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
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是歲蒙古特穆津大會
諸部長建九旂白旗即皇帝位於鄂嫩河之源諸部長
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時金泰和六年也遂發兵復
伐奈曼擒布爾罕以歸迪延汗子屈出罕律與托克托
奔伊埒達實河上初蒙古主宗親咸補海罕為金所殺